337·师徒四人·星期一の日常

恰逢周一第一节没有原子物理(∵老师这周开会，上周补了课)，我们难得睡到9点起，姚家铭同学更是9点半才搓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我的洗脸盆在哪？”，“你是说那个半透明的？”我呵呵道，“既然是透明的，你怕是多看几眼才找得到哦。就像你永远在找你的钥匙和校园卡的路上一样，现在连脸盆也在跟你玩‘薛定谔的猫之在或不在’的游戏了”——这家伙挠了挠脑袋，发现脸盆就在他那蓝色水桶口子处放着：“瞎说啥，我找不到脸盆是因为，不像以前一样，今儿脸盆里没装我的漱口杯和洗脸帕”——“确实，正如你那没钥匙扣的钥匙和你的校园卡，它俩只要不放在一起，你就永远找不到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一样。”

接着，这家伙接水洗脸吃早饭稀里糊涂一条龙，然后收拾书包，装上乒乓球拍，在门外站着等我拉闸锁门(??)上体育课。然而我瞅了瞅发现这家伙竟然没背书包——仔细一看——噗，绿衣服绿书包，书包上的绿吊带直接和绿衣服融为一体了，嗯，趁机调侃一波；顺便再夸夸他又没找到钥匙，以至于又要我来锁门。当然，为父(哦不，为师)像往常一样满足了他这个健忘老妖(姚)的不情之请。[还是孩子嘛，忘了就忘了，何必责怪人家呢- -]

等我锁上门，师徒四人就都像沙和尚一样双肩扛着书包往刘长春和羽乒馆出发了。翟心哲是羽毛球，我和大姚是乒乓球，周健豪打篮球。自从我们打乒乓球的从刘长春搬去羽乒馆后，就再也没法在二楼围着护栏跑步的时候看下面打不来篮球的小姐姐打篮球了(哦不，是小姐姐再也没机会欣赏我们跑步时候的飒爽英姿了)。而且，拜周一不需要起早所赐，我终于能摆脱每个周一都固定在10点从羽乒馆的乒乓台区，跑到羽毛球区“方便”的命运了：非星期一我都是在宿舍解决该生理问题的，就只有每周一，得上一节课后才“有感觉”。(好了我不扯这个该死的个人习性了)

我们“挑着担”走啊走，走到一食堂，发现一食堂被昨夜刚挖的“战壕”整整围了半圈，我不禁不寒而栗：“咱们东北抗日联军是要挖坑道打地道战么，或者说挖壕沟，以防止敌军从后门突击大成楼、从前门占领一食堂？”，“呵呵”徒弟三人异口同声道。“哎”，为师长叹一口气，“你们思想境界不够高，所以才还是徒弟阶段诶”。“咱们把这人瓜分了吃顿唐僧肉好么？”…

到了刘长春，各回各家各找各“真·师傅”，我和大姚来到了羽乒馆，第一次不慌着占坑的感觉真好。我们悠哉游哉地打着球等候马老老师的到来。马哥一上马就马上让我们集合排好队报数：“1,2,3…,29,30”——“这咋还差一个人呢？！”，马哥瞅了瞅我们，我们也瞅了瞅互相。“看不出来吗，俩人一组，谁的搭档没来不是一眼的事情么？”我心里暗暗想：“这家伙可真聪明，不愧是老教师。”——然而突然人群里弱弱地冒出一句：“这不正好么，找不出来很正常啊。”——我突然意识到：“31是奇数，剩下的那个人或许原本就没有搭档，因而所有人才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搭档到场了”，于是我把那谁发出的弱音给老师“同声传译”了一下：“老师，那家伙没准没搭档，他是第31个人啊…”

老师懵逼了大概有半分钟…，“那好，那咱点个名吧”马哥无奈道，“体委，来。”——“喻林。”“到！”“谢尘竹。”“到！”，“哎呀呀，别顺着点名了，那人指定在后面”(???为什么在后面?我心里暗暗想了想，没摸到脑门，只能说马哥的策略是真的高人一筹)——“好的”“陈开辉”“到！”“邵琦”“到！”“张冰”“到！”…。呵呵，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那人是名单上我后面的那个，即正数第三个人，因此在正着数了两个人后，再倒着数的话，他排在最后…。于是就傻不拉唧地把所有人名字点完后，才点到了他= =；当然到最后人家也没什么错。

然后我们围着乒乓台场地跑步跑6圈，四列纵队，最后一列在前领跑，接着第三列排头接上，第二列接上，再到我们这一列接上，按理说这条长龙中领队的是第四列的排头，但持续这样的光景不长：第二列的小胖跑得慢，队伍从他前方断开了，而前面三队四队跑得快，追上了我们这第一列的末尾，接上了——于是跑着跑着小胖就变成领队了…笑得我前仰后合。

跑完步，做完准备活动，我们开始练习双人的正手发上旋球，以及正手近台快攻；由于大姚没睡醒，抑或是懒得动，我们没抢到台子(30个人12个台子)，于是和张冰and邵琦在一个台子上练。这样一来就有两颗乒乓球在台子上弹跳，一不小心碰了一下，便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一句“乒乓球的双缝衍射”：两个电子分别经过两缝到光屏同一位置处进行德布罗意波叠加，是不是就有点像这里的两颗乒乓球相碰于台面呢。

上完课，大姚耳机到货了叫了个外卖后去取个快递，阿哲回寝室吃一桶半泡面，我跟阿哲发QQ说，他做的手工小木剑要作为手工艺品证明材料上交，快去金工实习的铁匠铺打造一把铁剑；然后我去食堂吃完饭和健豪·周一起骑车，作为骑行终点，将车直接开到小西门的机械厂，开始下午的金工实习。——不过骑完后，我发现：“看来我不仅知道了主楼指的是哪幢楼，还知道了似乎只有我不知道主楼是哪幢楼”；“这个秘密别人也才发现，你可赚大了。”阿哲的基友阿霄坏笑道。我猜此人说的是后一个“秘密”吧。

就这样，金工实习完了一天就到头了；估计寝室成员的关系之间也是量子化的：要么“呵呵哒”，要么“gaygay的”，没有中间态，而我们这个寝室似乎(被我培养来)属于后者- -：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